

黑白心情



《黑白心情》是林黛嫻的第四本小說集。

睽違一年多的她，再次的出擊，功力更進！不只在筆法上益發簡潔清亮，對人性的透視，也更加客觀持平。從一個人的外在表象、到掩藏的心靈世界，她均能準確勾勒而游刃有餘，且在冷酷的事實背後，透出一股恬恬的溫馨。

在《也是閒愁》、《閒愛孤雲》、《閒夢已遠》中，林黛嫻總教人驚喜，在《黑白心情》裡，林黛嫻却教人驚艷連連！

林黛嫻

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

黑白心情

林黛嫻著

定價120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639 巷 25 弄 35 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 · (02)7135273

(02)7135736 · (02)7172226

FAX：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 0779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蕭雄淋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排版者：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 話：(02)3223332 FAX：(02)3223743

中華民國 7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 0017944 1(希代書版)

《本書不可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》

ISBN 957-544-019-6

誰在溪畔浣衣

如瀑的長髮

被月色漂白

而季節裏淘洗的心情
其實，只有黑白



目 錄

◎ 天淡雲閒

11

青江菜嗤地一聲在熱油中蓬起一大蓬煙，鍋鏟正要在菜葉中翻炒幾下時，有人替她熄了瓦斯。賀妍驚得猛轉身，一個蒙眼的男人拿著尖刀抵在賀妍胸口……

◎ 等待一朵花顏的綻放

43

這所有事情全由於遊藝會上滑落的裙子，然而做了這件惡事，等於毀了嬌蘭一生的人，卻輕輕鬆鬆地說：「說出來的感覺真好。」
騰騰上揚的怨氣無法抑止，什麼人她都可以原諒，唯獨做了那件事的人，她要讓他們也嚐嚐痛苦的滋味……

◎告別的理由

75

她坐在大木桶中隨波沈浮，四周是無邊際的水，似血般鮮膩的紅水；狂風將水擊打得高高揚起，像張牙舞爪的鬼怪般追撲她，她想呼救，卻發現她嘶吼著的喉嚨裏發不出聲音來……

◎甜蜜貴族

103

倩碧禁不住笑開了顏。那眉梢眼底所洋溢的清純，教李長行看得癡了。他感覺體內那個年輕的自己正蠢動著，欲破殼而出，再度沾潤生命的甜美及女性的溫柔。

◎並蒂蓮

137

暮色沈重了，芷綾就快來了……
亮文把閃爍著動人光芒的水晶杯斟滿酒，掏出大半瓶安眠藥，將顆粒慢慢地碾成粉末，傾倒入酒杯

內。
然後，亮文靜坐在餐椅上，等待者……

◎ 如水的女人

165

如果離婚是明智的抉擇，那麼當初攜手步上紅毯又怎麼說呢？顧珣此刻竟還說得出「後悔還來得及」這般風涼話⁹¹！

◎ 黑白心情

代跋

203

跟你說

● 迷路的習慣

父親因多餘的休假，終於應允上台北來。他時常抱怨台北的天熱、溼度高，令他渾身不對勁，彷彿皮膚炙慣了南投的天氣而顯得嬌生慣養起來。

我上車站迎他。父親的年紀還說不上要人接，他最常用「我年輕時候闖遍大江南北……」作為話題的開場。

候了一會兒，父親搭乘的該班車到了，乘客下光，他不在裡頭，我開始心慌，會是沒趕上車，坐錯了，還是早下車了？一時關於父親的種種，譬如年齡、血壓、記性……便都逐項在腦海裡盤旋著。

在我無法克制的持續胡思亂想中，一輛計程車停在身邊，父親拿著大包小包正努力由車裡出來。他看看錶，遲了近一小時，說：「我搭了早一班車，在這附近轉轉，竟然越轉越遠，實在找不出路，只好叫計程車。」我笑了，父親還是沒有問路的習慣。

聽你說

談心箋

青江菜嗤地一聲在熱油中蓬起一大蓬煙，鍋鏟正要
在菜葉中翻炒幾下時，有人替她熄了瓦斯。賀妍驚
得猛轉身，一個蒙眼的男人拿著尖刀抵在賀妍胸口
……



1

天淡雲閒

黑白心情

賀妍原本就喜歡照鏡子。不是因為愛好欣賞自己端麗的五官與線條優美的身架，而是她生性膽怯的心靈中厭棄孤獨的感覺，那一面面鏡子中一個個雖小但清晰的身影，能驅逐她時常不經意浮現心間的寂寞情緒。

那事發生以後，賀母體貼地把屋內所有的鏡子收起來。從醫院回來，賀妍發現了。住院期間始終安安靜靜，是醫生口中聽話、合作的病人，卻爲了要鏡子，賀妍歇斯底里地大叫、大哭起來。

賀母含淚將鏡子遞給賀妍，禁不住雙臂環抱著賀妍，哭道：「妍，不要看，媽是爲妳好呀！」

賀妍仍然端起鏡子，由模糊而視野狹窄的眼中，看見一張緊裹著紗布的臉上，淚溼成

河。

她把家人都趕回去，堅持要一個人待著。然後她把被賀母收起來的鏡子又擺回原處。

坐進柔軟的沙發，賀妍環顧這個她一手建立的家，離開兩個月，除了薄薄一層灰外，絲毫未變。那種熟悉的寂寞感覺又狠狠地捕攫了她。她面對著鏡子內每一張受傷的臉，每一顆破碎的心，想到建立一個完美圓滿的家那麼辛苦，要破壞卻這麼容易，她就覺得渾身乏力，連哭都沒有力氣！

*

*

*

今天賀妍得去學校一趟，處理一些事情，像是請假、公保給付等，最主要的，她知道面對衆人是早晚的事，她希望自己能像以前一樣過日子。回到學校教書，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出門前，賀妍猶豫著要以什麼樣的面目出門。是將整張臉完全遮掩起來，或是放任那肌膚糾連的臉，暴露在全人眼前。她昨晚便將紗布除下，傷勢已經大好，只是要恢復到以前的容貌，或者僅只是恢復平順的臉顏，還得百來次精密的小手術。

她看著自己的臉，像發酵著的麵粉，一個個疙瘩植在上頭，原本清亮的眸子亦被擴張了

的眼皮擠壓得只餘一線，她原來輪廓鮮明的唇，此時也只有張口說話時，才會發覺該是唇的位置的皮膚畢竟顏色深些。唉，賀妍嘆了一口氣，任是誰看見她，想起她曾經的美麗，都免不了要嘆口氣。

她最後決定，只用一把傘做防曬準備，傘一收起來，她那醜陋卻真實的臉便出現。賀妍知道，既是已然發生的事實，便再也不能忘記、不能磨滅，衆人的記憶也是如此。

去到學校，正好是上課時間，她没有受到注意便進入辦公室。教務處內零星幾位沒課的老師，有的在批改作業，有的在聊天，教務主任靠在椅上盹著，然而他們望見賀妍時，卻一致是恐懼的、愕然的表情。

教務張主任隔了半晌，才想到要招呼她。他只說了幾句慰問的客套話，便將賀妍延進了校長室。那些客套話虛偽得讓人剛聽完就忘了，一點也沒有在腦裡留下痕跡。

李校長重複了張主任那些客套話，然後他說：

「妳其實不該這時候出門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難道我該在家裡躲一輩子。」賀妍反問。同事們驚愕的態度已令她有了怒氣，即使她明明知道，那是人類本能的反應。她自己初次見到不也是如此？而且還多了眼淚。同事們至少沒有立即掉轉頭，或是呈現同情的表情。

「我的意思是，傷口剛好，碰到灰塵什麼的，總是不好。」李校長忙解釋，語氣戰兢。賀妍的强悍是有名的，何況她遇到這種事，弱者的姿態會使她更强悍的。

「我來問問，開學都一個多月了，不知校長如何安排？我什麼時候可以來上課？」李校長支吾了一陣，終於決定實話實說。

「我問過上級。教育局的指示是，妳還可以休息一陣子，直到妳臉上的傷復原。」
「我可以一邊教書，一邊做整容。」

「但是妳這副樣子會嚇壞學生，還是暫時停職的好。」

這回換賀妍怔住了。她想起師專的同學何鈺美，因為生產時麻醉失誤，從此失去了下身的行動自由，一年後她同時失去了工作。校長的話不啻在告訴她，一年內她可以請假，照常支底薪；一年後如果她的臉不能整容到不會嚇到學生的程度，她便失去教師資格了。

*

*

*

她其實清晰地記得如何離開學校的，卻寧願自己什麼都不記得，遇到這樣的事，她應該是腦中一片空白，茫茫然像具行屍走肉，對眾人同情的目光視若無睹地，走開。偏偏她什麼都記得，任何舉動都是大腦清楚而直接的命令，也就是說有意識的。她拿起桌上的煙灰缸，